

## 现代汉语副词“其实”与“当然”语篇使用差异及交际意图分析

冯传强

### 目录

- I 引言
- II “其实”和“当然”与转折词语配合使用的差异及解释
- III “其实”和“当然”使用的交际意图分析
- IV “其实”“当然”与其他语气副词、语气词搭配使用差异及解释
- V “其实”和“当然”的使用对语篇布局的影响
- VI 结语

### 一、引言

在现代汉语中，“其实”和“当然”是一对使用频率较高的副词。它们的使用功能有很大的相似性，都有很强的语篇连接功能，都可以连接小句及句子甚至段落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它们可以换用而并不影响它们的语义和逻辑关系。比如：

(1) “刀刺斧砍肯定是不行……从楼上往下推也不行……投毒也不行……安眠药嘛，像咱们国家的其它商品一样，总有个质量下降和假冒真货的问题。其实这些招都有一个不可救药的致命缺陷，很容易就让人看出是他杀。如果被看出是他杀，不管警察多笨，总有落网的可能，你不能把侥幸心理寄托在警察身上。”（王朔《我是“狼”》）

(2) “刀刺斧砍肯定是不行……从楼上往下推也不行……投毒也不行……安眠药嘛，像咱们国家的其它商品一样，总有个质量下降和假冒真货的问题。当然这些招都有一个不可救药的致命缺陷，很容易就让人看出是他杀。如果被看出是他杀，不管警察多笨，总有落网的可能，你不能把侥幸心理寄托在警察身上。”

但在很多情况下，它们是不能换用的，比如：

(3) 岸上隐隐传来警告涨潮，要游泳者返回的广播声，我丝毫不予理会。其实，逆潮行进，人借涌势，最轻快不过的。（王朔《浮出海面》）

(4) ?岸上隐隐传来警告涨潮,要游泳者返回的广播声,我丝毫不予理会。当然,逆潮行进,人借涌势,最轻快不过的。

它们为什么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互换,而在某些情况下不能互换呢?它们在使用中又有哪些差异呢?如果我们按照传统的研究视角,在单句的层面研究这个问题,是很难回答上述的疑问的。因此,我们尝试从更大的范围内,即从语篇的层面,并结合新的认知语言学理论来进行研究。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们研究发现二者换用的根本原因是二者具有相同的认知基础。<sup>1)</sup>本文则主要回答解答上述的第二个疑问,即从语篇的层面,详细考察现代汉语副词“其实”与“当然”的使用差异并进一步分析说话者使用二者时交际意图的差异。

## 二、“其实”和“当然”与转折词语配合使用的差异及解释

### 2.1 “其实”和“当然”都可以做兼职转折语段标志的解释

根据郭志良的研究,“其实”和“当然”都在几个公认的兼职转折语段标志之中。<sup>2)</sup>《现代汉语八百词》中也认为“当然”可以表示转折。我们认为“其实”做兼职转折语段标志很容易理解,因为它的核心语义特征是凸显对立。但根据我们的研究“当然”最重要的语义特征是表示一种共识性。共识性不是和转折意味相矛盾吗?“当然”为什么可以做兼职转折语段标志呢?我们认为这并不矛盾,“当然”可以做兼职转折语段标志恰恰是由它共识性的核心语义决定的。根据我们对语料的分析和调查,“当然”被认为可以做兼职转折语段标志是因为它所连接的前后项命题具有对立性,而不是因为它本身具有转折意味。我们认为这正是“当然”具有极强的语篇连接功能的表现。我们的历时统计也证明“当然”的语篇连接作用越来越强。<sup>3)</sup>我们分析几个“当然”在转折语段中使用的例子。

(5) 和一般初恋的年轻人一样,他近日来特别强烈地希望比平日更多地看见她,更多地和她说话。可一旦见了面,嘴反倒笨得像被驴蹄子踢了一般,连对她说话的声音自

1)参见拙文,《现代汉语副词“其实”与“当然”对比研究》,《中国研究》第43卷,2008.6

2)郭志良,《现代汉语转折词语研究》,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9年

3)我们对《红楼梦》、《骆驼祥子》和《四世同堂》中“其实”和“当然”的用例进行了穷尽统计,《红楼梦》中没有副词“当然”的用例,只有形容词的用例;在三部作品中“其实”的用例都有,但“其实没有后项命题是对前项命题完全否定的用法。

己都听不清楚——而他过去虽是一个能说会道的人，但决不至于笨得连一般的话也说不成！每当这个时候，他就赶忙离开她。生怕他的笨拙给她留下不好的印象，或者引起她的另外一些不好的猜疑。当然，如果她猜疑他爱她，那可倒正合他的心思。真的，他有时也瞎猜着想：她最近是不是觉察到了他内心的这些秘密呢？（路遥《夏》）

(6) 考上大学当然好，考不上大学去父亲的厂里上班也不错。

(7) 1980年之后，这部小说俨然以经典之作出现在青年人之中，它的影响差不多可以与《阿Q正传》比肩。……当然，在一片赞扬声中，也有人提出非议，提出批评，如香港的霍汉姬认为此书题材远离现实，语言油滑，是一部“完全失败之作”。（孔庆茂《钱钟书传》）

例(5)中前项已经告诉我们他在喜欢一个女孩子，而且担心“给她留下不好的印象或引起她不好的猜疑”，后项则是一种好的猜疑。前后项的内容是一种对立的关系。从这一点来看，前后项之间是一种转折关系。语篇中用“当然”连接前后项，是要突显喜欢一个人总是希望她知道和猜疑必然有好有坏这些认知理念的共知性。后面的“真的，他有时也瞎猜着想”的事实就是“他”认同这些理念的证明。(6)中前项的考上大学和后项的考不上大学是一种对立关系，“当然”是突显考上大学好的共识。(7)的前项是对小说《围城》的褒奖，后项则是对它的贬抑。从内容上来看二者是对立的关系，前后项之间就有了转折意味。语篇使用“当然”突显的是人们对小说《围城》的评价有褒有贬这一事实的共知性。

仅仅从句法的角度我们很难解释为什么“当然”可以做兼职转折语段标志，但从语篇的层面考虑，“当然”可以做兼职转折语段标志就很容易解释了。由此可见，从语篇的层面进行副词研究是一个很好的研究角度。我们在上文已经指出，“其实”突显的是前后项命题的对立性，“其实”充当兼职的转折副词是很容易理解的。当它们都做兼职转折语段标志时，它们也往往可以换用，比如上面的(5)、(7)。

## 2.2 “其实”和“当然”与转折词语搭配使用的差异

我们对实际语料的调查还发现，“其实”或“当然”都可以和很多的转折词语配合使用，概括起来有两种形式：套用和连用。所谓套用是指“其实”或“当然”出现在转折复句中。所谓的连用是指“其实”或“当然”和别的副词或连词在语篇中配合使用。<sup>4)</sup>“其实”有套用和连用两种方式，“当然”只有连用一种方式。它们和转折词语的搭配使用上有不同的特

点。

2. 2. 1 “其实”可以在一些固定搭配的结构里使用。如：“尽管……但其实……”、“虽然……（但）其实……”等，而“当然”不能在上述的固定搭配连词里出现。如例（8）（9）；

（8）尽管他比谁都玩得起劲，比谁都能熬夜坚持，但其实他从打扑克这种娱乐中很少体会到乐趣——哪怕是摸了一手好牌。（王朔《我是你爸爸》）

（9）“你为什么不喜歡李惡元？” “你這是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说虽然表面上你和李晋元好得好像穿连裆裤，吃喝不分，可其实你在内心深处对李并无好感，如果算不上讨厌的话。”（王朔《我是“狼”》）

根据我们对“其实”的认知基础和它使用预设的研究，我们知道“其实”的核心语义特征是突显前后项命题的对立性。<sup>5)</sup>虽然它表示的对立和转折复句的对立并不完全一样，而且也相对简单得多，“其实”和转折复句如何不同，比较复杂，我们这里暂不作研究）但仅从可以表示某种对立这一角度看，它们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所以“其实”可以在转折复句的固定结构中使用。而“当然”的核心语义特征是突显前后项命题的共识性，这和转折复句的表示某种对立的基本特征是矛盾的，所以“当然”不能在转折复句的固定结构中使用。而且“其实”在固定结构中使用的位置是固定的，只能在转折连词的后面而不能在它们的前面。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用语义辖域的理论来解释。很多语言成分，都有其自己的辖域（scope），即管辖的范围。很多的研究已经证实，语言成分的次序和其语义辖域的大小相对应。这是一种语言的普遍现象。我们认为“其实”只能位于转折词语的后面是和它们各自的辖域有关的。“其实”所连接的事实与预期的对立是在整个的语义转折范围之内的，转折连词的语义辖域是大于“其实”的语义辖域的。我们可以举一个简单的实例进行分析。比如有这样的一个事实：李华学习了三年钢琴，结果是什么也没学会。在汉语中我们可以有三种表达方式：

A：李华学了三年钢琴，但至今仍然一窍不通。

B：李华学了三年钢琴，其实至今仍然一窍不通。

4)张谊生，《现代汉语副词研究》，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页145-14

5)参见拙文，《现代汉语副词“其实”与“当然”对比研究》，《中国研究》，第43卷，2008。

C：李华学了三年钢琴，但其实至今仍然一窍不通。

三种表达方式都是对表达对我们依据常规得出的预期——李华善于弹钢琴的预期的否定，但后两种表达方式比表达式丰富的多。因为“其实”的使用是除了对预期的否定外，还有听话人了解这一情况或他所知道的是假象或片面的一层预设，所以后两种表达方式都有了解释事实，消除听话人误解的意味。人们的一般认知规律是先产生一些可疑的现象然后才能揭示真相。根据认知语言学的距离动因的理论，在语言中也就只能先否定再揭示事实了。这和是我们上述的语义辖域的结论是一致的。

2. 2. 2 同为连用的情况下，它们最常连用的转折词语也不同，出现的位置也有不同的特点。“其实”在语篇中多与“只不过或可/只（是）”连用，如例（10）、（11）、（12），而和“当然”连用较多的是“但（是）”，如：（13）（14）、（15）。“其实”既可以在转折复句的前一分句使用也可以在转折复句的后一分句使用，而“当然”一般只能在转折复句的前一分句使用，比如：（13）、（14）、（15）（16）。

（10）夏顺开严肃地说：“我不认为这是你的真实态度，你其实是有意于我的，只不过是有些习惯认识和传统观念妨碍了你，使你无法判明你真正需要什么。”（王朔《刘慧芳》）

（11）“孩子就像个孩子的样儿，该调皮就调皮其实并不招人讨厌，可他，你简直挑不出他哪点不好……”

（12）“别看他们一天到晚嘻嘻哈哈，什么都不在乎，其实才不是那么回事呢。……你别跟他们搅在一起，什么也学不到反倒把自己耽误了。”

“我没跟他们搅在一起，我不过是没事去凑凑热闹，我还不知道自己应该多学习、上进么？”

“你别不承认，其实我也不是要责怪你，我只是觉得像你这样天资这么好的女孩子要能够把握自己。”（王朔《枉然不供》）

（13）狐皮的当然暖和，但是太贵。（摘自《现代汉语八百词》）

(14) 我也是从年轻时候过来的，不要认为上了年纪的人就一定保守、封建顽固。我年轻的时候也对自己的婚姻状况产生过不满，当然我没有你们现在某些年轻人的胆量，但也不是完全无懈可击的，这不妨碍我忠诚地为党工作。

(15) 真的，我从没鄙视过她，甚至认为她敢于支配自己命运是一种有勇气的表现。当然，我不是说所有和外国人的婚姻都没有感情色彩，但她，确实没有，用不着自欺欺人。（王朔《浮出海面》）

(16) 关于你这一级的人犯的囚食标准，国家有统一规定，我们公安机关并未克扣，当然是不会如川湘餐厅的菜那么好吃，富于营养，但保证你的健康还是足够的。（王朔《你不是个俗人》）

### 2.3 “其实”和“当然”与转折词语配合使用差异的解释

“其实”和其他转折词语连用时多与“只不过/只/可（是）”连用，一般不与“但（是）”连用。我们认为这和语言内部的分工有关，即“其实”和其他转折词语的配合使用有两种方式，每种方式各自有其较为固定的搭配，这是符合语言的经济原则的。

它们在和转折词语连用时使用位置的不同，我们认为也是由它们各自的核心语义特征决定的。“当然”突显的是后项命题与前项命题对于听、说双方的共识性。共识性的理念或事实和转折复句的预期语段一般为既定事实的特点有某种相似性，所以，“当然”一般在转折复句的前一分句使用。而从表达效果来看，由于“当然”在预期语段的使用也增强了转折的力量。因为这种情况下的转折是在对预期语段的命题非常肯定的基础上进行的。“其实”使用时本身已经有了一个层次的对立关系，如果再接着来一个很强势的转折，在实际的交际中不容易被人接受，所以，和“其实”配合使用的多是转折意味相对弱一些的“可是”或“只是”。先指出一个客观的事实，然后再较为委婉地说明另一层含义。这种用法是和说话人的交际意图有很大关系的。我们下面将集中进行探讨。

#### 三、“其实”和“当然”使用的交际意图分析

根据语用学的理论，特定的言语都有一定的交际意图。所谓交际意图是交际者通过社会交际要达到的目的或要获得的结果。<sup>6)</sup>这是由语言作为交际工具的性质决定的。没有

交际意图的言语是不可理解的。从主观上讲，交际意图是指交际话语要取得的直接效果；从客观上讲，指话语的言语功能。言语功能是显性的交际意图，因为它可以通过交际者的言语行为和非言语行为进行检验；而其他层次的交际意图是隐性和非语言的，而又影响语言选择的个体心理现象。所以不能根据语言特征来确定，而只能根据情景语境和话语进行语用推导，理解话语意义和交际意图。

“其实”“当然”都是语气副词，它们都表示说话人对引出命题的一种肯定语气。由于核心语义的不同，“其实”表达的是对前项命题的否定并指明事实的肯定，而“当然”表达的往往是对后项命题的认同，是带有正确性和必然性意味的肯定。根据语言具有主观性理论，说话人在说出一段话的同时表明自己对这段话的立场、态度和感情。“其实”和“当然”的性质和特点就决定了它们的使用和说话人的交际意图有很大关系。使用时肯定会带有说话人的主观态度。我们认知基础的研究已经说明了这一点。也正是如此，它们的使用就与说话人的交际意图产生了密切的联系。我们下文将进行详细的分析。

### 3.1 “其实”的交际意图分析

上文我们已经指出，“其实”引出的命题从信息结构的角度来看都是新信息。既然都是新信息，那么它很明显的一个交际意图就是指明事实或引出新的观点，消除听话人的歧解，而“其实”还有突显前后项命题对立性的特点，所以，它的另一个交际意图就是通过否定它的前项命题或预期来为自己辩解。比如：

(17) 古人以为天方地圆，其实不然。（转引自吕叔湘主编《现代汉语八百词》）

(18) 确实，年轻的俄罗斯姑娘金发碧眼，身材苗条，丰乳肥臀，长得就是漂亮。也许有人会说，别看年轻时漂亮，一生完孩子形象就成木桶了。其实，这已是老眼光了。如今新一代俄罗斯姑娘非常重视健身和饮食，即使生育后，发胖的也不多。（摘自新浪网）

(19) 你别以为我是出于下意识或某种习惯性嗜好就坡下驴，其实我是真的喜欢你。如果我当时清醒我也会那么做，由衷地乐意那么做，甚至更主动更奴颜婢膝。（王朔《玩的就是心跳》）

例（17）的交际意图很明显是指明人们的错误认识，（18）中“其实”的后项命题是对

---

6) 辛 斌，《言语行为、交际意图和预示序列》，《外语学刊》1999年第1

前项命题的否定，说话人的交际意图很明显是指出听话人的错误认识并揭示事实。(19)的交际意图在指明事实的同时并有自己辩解的意味。

在实际的语篇中，使用“其实”的两种交际意图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并非是截然分开的。比如一封感谢信的开头是这样写的：其实我早就想写这封感谢信了。首先这里的“其实”有指明事实的作用，“他很早就想写了”。但很明显的客观事实是“他”没有写。说话人使用“其实”的交际意图是对人们对没有写感谢信的规约预期——不想写进行否定，从而向听话人暗示“我”没写感谢信不是因为不想写而是有别的原因。如果不使用“其实”，这样的表达效果就无从体现，还会使听话人对说话人的诚意产生怀疑。

在具体的语境中，由于受语体、或具体语境的制约，它们的交际意图会有一些变化，尤其在对话中。比如，在对话中“其实”经常被用在句首，对上面出现的话轮进行否定或者引出新的话题。在谈话类节目中，主持人就经常用“其实”来开启新的话题，从而使讨论更为深入；主持人也往往使用“其实”把节目的真正的目的引出来。比如：(20)、(21)。

但交际意图的变化都是上述的基本交际意图的变体，是上述的基本交际意图的进一步引申和发展。

(20) 主持人和晶：您说到一个压力，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对父母也挺为难的，父母也有压力。（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栏目）

(21) 主持人：（节目的最后）其实今天大家探讨了这么多，我想能够携手共同创造繁荣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心愿。那么这也就涉及到我们双方之间要进一步加深合作的问题，我想所有的发展可能来自于更深入更到位的一些合作。（中央电视台《对话》栏目）

需要指出的是，在语篇中说话人往往也会使用一些修辞手段来更好地体现“其实”的交际意图。使用“其实”时，前项已经表明命题的非真性的情况，比如，在前项使用“看起来”、“表面上”、“大家都以为”等类词语。就是为更好地体现“其实”的交际意图而使用的一种修辞手段。这种用法也可以认为是说话人基于“其实”的语义特点而采用的一种交际策略。

### 3.2 “当然”的交际意图分析

“当然”引出的命题往往是可以依据一定的理念或上文的交代推断出来的，所以，“当然”的交际意图是强调它所引出的命题的必然性、正确性或毫无疑问。比如：

(22) “前几次请记者吃饭，大家都是来捧你的，你带搭不理，好几次，你都搞得我很尴尬。”“我就这性格，改不了啦。”

“这样就不行！这样你到社会上就要吃亏！钱康低吼，随即和风细雨：“我当然是不会计较，但别人就不见得个个容忍你。男人其实不喜欢任性的女人。”（王朔《无人喝彩》）

(23) “这孩子自尊心相当强，到别人家寄居她感到别扭，你想她连她妈妈那儿都不愿去。是不是能让小芳去陪她？当然如果你要不放心也可以住到我家去监督她们，反正我也不在——这主要看你。”（王朔《刘慧芳》）

(24) 这派的车夫，也许拉“整天”，也许拉“半天”。在后者的情形下，因为还有相当的精气神，所以无论冬天夏天总是“拉晚儿”<sup>②</sup>（小说原文的小注）。夜间，当然比白天需要更多的留神与本事；钱自然也多挣一些。（老舍《骆驼祥子》）

例(22)中，说话人使用“当然”的交际意图是强调“我不会计较”这一事实的毫无疑问，说话人实际上是肯定他们之间非同寻常的关系。(23)中，根据我们的一般理念，孩子出门在外，母亲肯定会不放心。说话人使用“当然”的交际意图是承认这一理念并强调“住到我家去监督她们”绝对没有问题，从而消除听话人的顾虑。(24)中的“当然”则是强调后项命题的必然性和正确性。

同“其实”一样，在实际的语篇中，说话人也往往会采用一些修辞手段来更好地体现“当然”的交际意图。比如，我们上文提到的把“当然”引出的命题作为转折复句预期语段就是一种修辞手段。我们对一个实例进行分析。

(25) 其次，拆散一对貌合神离的情侣十分容易，因为里面可利用的条件很多。想想看，男女在一起一般会经历一个从相识，到小磨擦，到大磨擦，到相互看透对方，直至撞出分手的火花的过程——当然，这当中任何时刻都可使双方步入婚姻，但只要是没迈进那个门槛，我就有机可乘。（石康《一塌糊涂》）

例中的“当然”在转折复句的预期语段中出现，“当然”是强调一对情侣随时都可能步入婚姻的必然性。说话人认同“当然”引出的命题的基础上再进行转折，转折的力量是比较强的。“当然”的交际意图也因为转折复句这一语法手段的使用也得到了更好地体现。

上述“当然”在转折复句中使用的情况在特定的语境下是说话人的一种纯粹的交际策略，确切地说，是说话人遵守礼貌原则的一个次原则——最大限度的给别人面子，从而

可以更好地实现自己的交际意图。<sup>7)</sup>比如：

(26) 再有，我在这里还要说一句。咱们把大家请来，主要是想听听大家谈文学，不要离题太远，当然大家刚才谈得都很好，但咱们时间不多，希望大家抓紧。（摘自《文学与人生》）

这一例中，“当然”的使用很明显是说话人照顾听话人面子的一种交际策略。语境中的听话人是一个群体而不是个体，所以，说话人在说话时要充分考虑到听话人的利益，使他们的利益受到最小限度的损害。说话人使用“当然”正是遵守这一礼貌原则。这种情况同样是特定语境制约的结果，“当然”的基本交际意图仍然是强调引出命题的必然性、正确性或毫无疑问。

### 3.3 “其实”和“当然”换用后交际意图的变化分析

上文我们已经分析了“其实”和“当然”的使用和说话人交际意图的关系。在二者可以换用的语义环境中，它们各自的交际意图又是如何变化的呢？我们认为它们换用以后说话人的交际意图也会随着发生变化。我们举例分析如下：

(27) “我对军官一向严厉，他们都怕我，当然也是因为我指挥打仗确实厉害。可我对士兵很亲切，一点架子没有，经常拍拍他们肩，握握他们手，好多老兵我都能叫出他们名字来呢。”

例中“当然”引出的是“他们都怕我”的另一个原因。这里我们认为可以换用“其实”。使用“当然”说话人很明显是把“打仗厉害”作为一个听、双双方共知的事实。说话人使用“当然”的交际意图强调“打仗厉害”这一原因是军官怕“我”的必然性。如果换用“其实”，说话人则是把“打仗厉害”这一事实作为新信息告诉听话人，说话人的交际意图是强调“打仗厉害”这一原因不为听话人所知。

## 四、“其实”“当然”与其他语气副词、语气词 搭配使用差异及解释

### 4.1 “其实”和“当然”与其他语气副词连用的差异及解释

---

<sup>7)</sup>杰弗利，《语义学》（李瑞华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7

由于“其实”和“当然”都是在特定的语篇中使用的，受语篇特点的制约，“其实”和“当然”经常配合使用的副词也表现出很大的不同，比如，“其实”经常搭配的副词是“才”和“并”，如 (28)、(29)；而“当然”经常搭配的副词是“也”和“还”，如 (30)、(31)。

(28) 别看他们一天到晚嘻嘻哈哈，什么都不在乎，其实才不是那么回事呢。(王朔《顽主》)

(29) 所以索要这外孙的心情更迫切了。有点像电影上那种嫁了大款过上幸福生活的夫人思念早年因为贫穷送了孤儿院的私生子。其实马林生对儿子跟着谁过并没有什么过于偏执的原则立场。(王朔《我是你爸爸》)

(30) 看见了英国使馆，当然也看见了门外站得像一根棍儿那么直的卫兵。(老舍《四世同堂》)

(31) 他们相对而坐，开始享用这顿美餐，味道好极了。当然还有酒，菜这么好都可以适当喝些白酒，酒后吐真言嘛，借着酒盖脸，很多平常说出口说出臊得慌的话讲出来也不脸红了。(王朔《我是你爸爸》)

“其实”和“当然”往往是在特定的语篇中使用的，所以，它们连用的副词一般要求语篇特点一致。“其实”和“当然”连用的副词的不同正是它们各自不同的语篇特点决定的。例 (28) 和 (29) 中，副词“才”强调指明“不是那么回事”这一情况，有辩驳、说明事实的意味，“并”强调说明事实不是他人所认为的那样，它们都是一种元语 (metalinguage) 用法，都以其他人或自己平时的看法、认识为前提。<sup>8)</sup>“其实”表示所说的情况是真实的，它的这种肯定的语气也是以上文的语境中的命题为背景，是对上文命题的否定。以上文为背景或前提，是三个副词的共同语篇特点。这就是它们经常连用的基础。在例 (30)

8)徐朝晖，《语篇的语言环境和语用推理》，《云梦学刊》，1997

和 (31) 中, 副词“也”和“还”都可以用来连接两个事物, 这两个事物在存在与否上有共同倾向, 例中的“也”和“还”表示的就是这种共同倾向, 而“当然”强调的是这种共同倾向的必然性。“当然”所引出的命题是可以由上文或规约的认识推断出来的, 或者说这一情况是听、说双方共知的。三者在对命题间关系认同这一点上具有共同特点。这是它们经常连用的基础。

#### 4. 2 “其实”和“当然”与语气词连用的差异及解释

“其实”和“当然”有很强的语篇连接功能, 除了它们在语篇中的位置往往比较灵活以外, 很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它们都可以在语篇中有所停顿。它们在语篇中停顿时最常用的方式是使用逗号, 但逗号毕竟是书面上才能表现出来的, 在言语中的突出表现就是它们和语气词的连用。它们都可以和语气词连用, 而且连用的范围很广。但它们与语气词的连用也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根据我们的语料调查, “其实”经常和语气词“呢”连用, 而“当然”经常和语气词“了(啦)”连用。我们认为这种差异也是由“其实”和“当然”各自的语义特征和语篇特点决定的。吕叔湘先生指出, “‘呢’字是说事实显然, 一望而知。‘呢’字偏于叫人信服。”<sup>9)</sup>从传信的角度来看, “呢”所引进的事态与当前语境中听话人的预期相联系。所谓预期, 就是听话人(说话人)对某一情况的了解或期望。它可以通过语用隐含来体现, 说话人能够从听话人的话语或行动推断出来, 也可以是听话人或说话人的直接表达。“呢”用来指明事实超出听话人的预期。而且它主要出现在交互式的说话中, 加强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的互动关系。<sup>10)</sup>“其实”的主要语义特征是表示前后项命题的对立, 往往是对前项命题的否定, 对前项命题的否定也是对听话人预期的否定, 是一种指明事实的用法。所以, 它们在这一点上是很一致的, 这是它们经常连用的根本原

---

9) 吕叔湘 《中国语法要略商务印书1982版

10) 史金 《谈结合语篇进行汉语虚词教学》, 《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论文集》,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1年出版

因。

从传信的角度来看，“了（啦）”所引进的事态与当前语境中的时间相联系，肯定在当前存在的变化。上文我们已经指出，“当然”主要是强调引出的命题对听、说双方的共知性或者强调命题得出的必然性。“当然”表达的是对引出命题的肯定态度。从这一点上看，语气词“了（啦）”和副词“当然”具有一致性。所以，它们在语篇中它们可以经常连用。

## 五、“其实”和“当然”的使用对语篇布局的影响

### 5.1 “其实”和“当然”对语篇整体布局的影响

由于“其实”突显的是前后项命题的对立，而“当然”突显的是前后项命题的共识性。所以，它们在使用时就对语篇的布局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实”引出的都是新信息，而且它引出的命题对听话人而言具有未知性并且往往是对听话人依据常规认识得出的预期的否定，所以，“其实”一般的使用位置在语篇的特定话题的结束部分，它的后面的内容往往是新的话题。在对话中，“其实”有开启话题的作用，也是与“其实”引出的命题是新信息有关的。“当然”使用要求它引出的命题在听、说双方具有共识性，所以，“当然”引出命题听话人依据规约的认知理念或上文的交代是可以推断出来的。在后一种情况下，如果上文没有对相应情况的交代，那么听话人是不可能推断或知道“当然”引出的内容的。这时使用“当然”是不可思议的。这实际上就是“当然”的使用对语篇布局的影响。它突显共识性的语义特征要求它的上文必须对这些情况有所交代，从而保证上下文命题的共识性。比如：

(32) 她想在今夜逃走。只有自己喝了二爷才肯多喝，只有在他喝醉了的情况下她才能偷出令牌。当然得到令牌还有另一条途径，那就是趁二爷熟睡后举刀砍下他的头，这是二爷自己教她的，但她清楚，自己决没有杀人的胆量，二爷一定看透了她才这么教给她。（尤凤伟《石门夜话》）

(33) 我们开始聊莫扎特、贝多芬，也聊莫文蔚、张柏芝。当然这些有关音乐的知识都是我突击准备的。（摘自《爱人》杂志）

例 (32) 的语境已经交代第二个逃跑的途径是二爷教她的, 而且说话人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已经知道了这个途径, 这条途径对听、说双方来说是共知的。所以说话人用“当然”引出来。例 (33) 中“当然”的使用似乎有些不可理解。但这一语篇的主题是介绍女孩子如何获取受众多女孩子喜欢的男孩子的爱情的方法。语篇的主题在上文中已经做了清楚的交代, 这里“当然”的使用是由语篇的主题决定的。因为文章介绍的是如何投男孩所好。既然是要投其所好, 那自然是需要别有用心的准备的。使用“当然”就是强调音乐知识突击准备的必然性。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这也是“当然”对语篇布局的影响, 它引出命题时上文必须有所交代

#### 5. 2 特定语篇对“其实”和“当然”句法位置灵活性的影响

“其实”和“当然”语气副词的性质使它们的句法位置具有很大的灵活性, 它们往往既可以在主语之后也可以在主语之前。上文已经指出它们的不同语义特征也使它们对语篇的布局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特定的语篇也会对它们所处的句法位置产生一定的制约作用。比如:

(34) 拉刘四爷的车, 而能住在人和厂, 据别的车夫看, 是件少有的事。因此, 甚至有人猜测, 祥子必和刘老头子是亲戚; 更有人说, 刘老头子大概是看上了祥子, 而想给虎妞弄个招门纳婿的“小人”。……其实呢, 刘老头子的优待祥子是另有笔账儿。(老舍《骆驼祥子》)

(35) 1980年之后, 这部小说俨然以经典之作出现在青年人之中, 它的影响差不多可以与《阿Q正传》比肩。……当然, 在一片赞扬声中, 也有人提出非议, 提出批评, 如香港的霍汉姬认为此书题材远离现实, 语言油滑, 是一部“完全失败之作”。(孔庆茂《钱钟书传》)

例 (34) 中, 我们完全可以把“其实”放在“优待祥子”的后面, 从语义上看没有任何变化。但我们认为从表达效果上还是有一些区别的。例中的话题是在谈论刘老头子和祥子的关系, 而且上文都是大家对这种关系的猜疑。所以, 从读者(听话人)的角度, 最关心的是客观的情况是什么? 这里作者使用“其实”就把读者的注意力一下子吸引过来了。如果放在后面就不会有上述的效果。从这个意义上来看, “其实”就有了标记作用。它起到了引导读者的向导作用。它和“呢”的配合使用也说明“其实”在这里很像是一种插入

语。例 (35) 中,“当然”同样可以放在“也有人提出非议之前。但我们认为在这一语篇中,“当然”的使用位置也有特定的表达效果。语篇中,“当然”的上文是对这部小说的赞扬,下文是对小说的批评和非议。这些都是事实,是具有共识性的事实。“当然”对读者起到了向导的作用,提示读者下文将是批评了。如果把“当然”放在后面就失去了这种效果。

从上述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其实”和“当然”在语篇中已经具有了插入语的特点。<sup>11)</sup>它在语篇中不仅起到了语义连接的作用,是语义转换的标志,而且是读者或听话人理解的向导,对于听、说双方交际的顺利进行起推动作用。

它们的在语篇中的位置往往还和语篇的话题有关。比如:

(36) 甲:这件事一定闹大了吧?

乙:我婶婶的脾气那么大,她当然不会就此罢休的。(电视剧对话)

(37) 冯小刚刚说了几句,就闭了嘴。“说呀说呀,冯老师,您害什么怕呀?”有人嚷。“不是,你们这么一个个仰脸瞪着我,弄得我都不自信了。我跟你们说实话吧,我其实不是什么学者,好多话都是自个坐屋里瞎想的。你们这么认真虚心地盯着我听讲,还记笔记,我真怕误了你们这些那什么……子弟。”(王朔《我不是一个俗人》)

在例 (36) 中,我们也可以把“当然”放在“她”的前面,但这一例中,“当然”上文的话题是我婶婶的脾气,脾气是人的一种属性,所以例中的用法可以使话题链衔接紧密、连贯。如果前移的话,话题链就不那么衔接和连贯了。在例 (37) 中“其实”位于主语“我”之后的原因也是为了保持话题的连贯性,上文是以“我”为陈述对象的,下文也用“我”做主语。

但在语篇中,“其实”和“当然”位于主语前的情况占多数,位于主语后的情况只是一小部分。<sup>12)</sup>我们认为它们的位置的差异是有统计意义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因而可以

---

11)王 峰,《谈插入语在语篇中的语用修辞功能》,《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1999年第2

12)我们在《王朔文集》和《路遥文集》中随机抽取了使用“其实”

认这是有动因的，而不是一种随机现象。造成这种差别的动因之一就是二者在语篇中的连接作用越来越强，越来越专职化。从历时的角度来看，也可以反映这一事实。（见附注①）它们的使用范围有了一定的扩大，语篇的连接功能进一步增强。

## 六、结语

### 6.1 本文研究结论

副词研究是汉语研究的一个热门，尤其是近十几年来副词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副词研究还是存在明显的不足。我们这和副词自身的特点有很大的关系，但不可否认也与我们的研究方法和角度有关。鉴于副词“其实”和“当然”在语篇中可以起到连接作用的特点和留学生学习这对副词时存在的问题，本文以副词“其实”和“当然”使用时的语篇为研究对象对它们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试图弥补前人研究的不足之处。

本文的研究结论如下：

“其实”和“当然”的语义特点和性质，决定了它们在使用时有很强的主观性，它们在使用时都可以表达说话人的主观感情和态度。这也是它们使用时说话人交际意图差异的原因。它们在语篇中换用以后表达效果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就是说话人的交际意图的变化。“其实”的交际意图主要是否定前项的命题或听话人的预期从而指明事实或引出新的观点，有为自己辩解或消除听话人误解的意味。“当然”的交际意图主要是强调引出的命题的必然性和正确性，带有理直气壮的意味。

“其实”和“当然”都可以做转折语段的兼职标志，“当然”可以做兼职转折语段的标志是因为它连接的前后项命题有某种对立关系而不是因为它本身就有转折的意味。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往往也可以换用，但表达效果会有一些变化。

从说话人的交际策略来看，使用“其实”常常被用作一种吸引听话人（读者）注意力的手段，以期引起听话人的注意，使听话人参与到交际中来。而说话人常常用“当然”来表示它引出的命题的一种肯定态度，所以，说话人常用“当然”表示对听话人的认可和肯

---

和“当然”的实例各100例，“其实”位于句首的有72句，占72%，“当然”位于句首的有85句，占85%

定,最大限度地给听话人面子,以便说话人可以在下文进行转折。这也是这两个副词在口语中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的重要原因。

同时,我们也归纳出“其实”和“当然”在语篇中与其他转折词语和、副词和语气词配合使用时的差异,并对它们的搭配的这种差异进行了解释。它们的差异有:“其实”与其他转折词语的配合使用有套用和连用两种方式,而“当然”只有连用一种;在同为连用的情况下,它们的常用的转折词语也不同,“其实”多与“只不过/只是/可是”连用,而“当然”多与“但(是)”连用。它们在转折复句中的位置也不同,“其实”在转折复句的前后分句都可以使用,而“当然”多在转折复句的前一分句使用。

#### 6.2 本文研究对对外汉语教学的启示

根据语篇分析的内聚性(cohesion)理论,语篇可以通过语义上的语篇功能而相互联系起来表达连贯、相对完整的意义;语篇功能则是一束潜在的各种意义选择,通过语篇功能我们可以创造(creat)或复制(reconstruct)出较大的、表达教连贯的、完整的语篇,从而清晰地表情达意。<sup>13)</sup>所以研究一个语言单位在语篇中的使用情况,不仅可以明确这个语言单位的意义,而且可以揭示语言使用者在长期的语言交际、语篇生成和理解过程中形成的认知框架,指导人们运用这些认知图式,能动地(而不是消极地)处理外界输入的信息,把外部和内部两个世界,有机地联系起来,更好地进行语篇生成和理解。我们对副词“其实”和“当然”在语篇中的使用情况进行研究的目的就在与此。

从对外汉语教学的角度来看,对外汉语教学的目标是让留学生学会成段表达,而不是简单的句子。所以,仅仅从句子的层面进行语法教学是不够的。因为语篇是具有连贯性的一个整体,句子的简单连接并不就是语篇。正是上述的原因,留学生在成段表达时经常出现的错误不是个别的句子的错误而是语篇的连接或连贯上的问题。我们对副词“其实”和“当然”在语篇中的使用情况进行的研究,对于留学生真正掌握它们应该有很大的帮助。我们对其在语篇中使用情况的研究仅仅是一个尝试,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希望有更多的同行能从事这项研究,推进对外汉语教学事业的更大发展。

---

13)陈福宝,《对外汉语语段写作训练简论》,《汉语学习》1998年第6期

参考书目：

1. 吕叔湘主编：《现代汉语八百词》，商务印书馆，1996年，北京
2. 武忠忠主编：《现代汉语常用虚词词典》，浙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3. 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1957级语言班编：《现代汉语虚词例释》，商务印书馆，1986年
4. 张谊生著：《现代汉语副词研究》，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
5. 周小兵 赵新等著：《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副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6. 王自强编著：《现代汉语虚词用法小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版
7. 胡壮麟编著：《语篇的衔接与连贯》，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4版
8. 郭志良著：《现代汉语转折词语研究》，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9. 左思民著：《汉语语用学》，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0. George Yule著：《语用学》(Pragmatics)，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11. 张敏著：《认知语言学与汉语名词短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12. 黄国文著：《语篇分析的理论与实践——广告语篇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13. 朱永生 严世清著：《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多维思考》，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14. Jef Verschueren著：《语用学新解》(Understanding Pragmatics)，(何自然 导读)，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年版
15. 何兆熊主编：《新编语用学概要》，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16. Halliday, M.K. & Hasan, R.: 《COHESION IN ENGLISH》，Longman, 1976
17. 熊学亮主编：《认知语用学概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18. 徐子亮著：《汉语作为外语教学的认知理论研究》，华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19. 刘辰诞著：《教学篇章语言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20. 杰弗里·利奇著《语义学》(李瑞华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7版

参考文献：

史金生：《谈结合语篇进行汉语虚词教学》，《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论文

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出版

2. 沈家煊：《语言的“主观性”和“主观化”》，《外语教学与研究》2001年第4期
3. 徐朝晖：《语篇的语言环境和语用推理》，《云梦学刊》，1997年
4. 辛斌 陈腾澜：《语篇的对话性分析初探》，《外国语》1999年第5期
5. 蔡晖：《试论语篇的交际对象因素》，《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
6. 王 峰：《谈插入语在语篇中的语用修辞功能》，《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
7. 陈福宝：《对外汉语语段写作训练简论》，《汉语学习》1998年第6期
8. 李金元：《副词的语用功能》，《高等函授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
9. 廖秋忠：《篇章与语用和句法研究》，《语言教学与研究》1991年第4期
10. 廖秋忠：《现代汉语篇章中的连接成分》，《中国语文》1986年第6期
11. 屈承熹：《汉语副词的篇章功能》，《语言教学与研究》1991年第2期
12. 辛 斌：《言语行为、交际意图和预示序列》，《外语学刊》1999年第1期
13. 徐子亮：《外国学生汉语学习策略的认知心理分析》，《世界汉语教学》1999年第4期
14. 徐子亮：《语境在汉语作为外语学习中的认知作用》，《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年第5期
15. 杨 玲：《论话语意图的传递》，《云梦学刊》2001年第6期
16. 印四海：《关于意图及其传递》，《外国语》2000年第2期
17. 张德禄：《论语言交际中的交际意图》，《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1998年第3期
18. 郑书云：《交际意图的语用分析》，《洛阳工学院学报（社科版）》1999年第2期

Abstract

The differences of the modern Chinese adverbs, 'qishi' and 'dangran', in the intention of intercourse and use in context

Feng chuanqiang

Throughout the contextual level, 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differences of the modern Chinese adverbs, 'qishi' and 'dangran', used with 转折词语, 语气副词, and 语气词. It also well explained how do the differences

become. Meanwhile, by using the theory of pragmatics, this paper analysed the differences of speakers' intention of intercourse of using these two adverbs. This paper expected to advance the study of modern Chinese adverbs, and help foreign students'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se two adverbs.

key words: qishi, dangran, context, intention of intercourse